

学人背影

# 怀念孔老师的“面授”

趣味阅读

## 抽签与命运

□魏建

深夜惊闻孔范今老师病逝的噩耗，睡不着觉，想的全是孔老师。

我不是孔范今教授的正式学生，却有长期现场听孔老师传道受业解惑的经历。我与那些正式学生的区别是：我不是在教室里听课，而是在出差的路上听孔老师讲学。1996年到2005年，每年至少有一次我与孔老师外出开会。不仅往返同行，而且常常是我与孔老师住一个标准间（那时无论什么会议，谁都不能住单间）。平常我读孔老师的著作和论文，如同课下学习；每到开会的时候，会前会后，会上会下，旅途中，房间里，我听孔老师讲学，相当于孔老师给我“面授”。不仅是我，每次开会有许多与会的中青年学者都愿意听孔老师会下谈论学术、谈论文化、谈论人生、谈论当下。其中就有人被孔老师的“会下论学”征服，舍近求远地报考了孔范今教授的博士研究生。孔范今老师从不承认他这是会下讲学，说是聊天。有思想的人聊天往往能聊出思想和睿智；有学问的人聊天一张口可能就是学问。这也就是为什么优秀学者很容易转换成优秀的教育家，其转换形式就是口头论

学。在书刊上发表出来的文字，既可能是作者的真知灼见，也可能是东拼西凑，甚至可能是剽窃的东西；脱口而出的东西更有可能是真才实学的体现。那些年我每年都有这样“面授”的机会，面对面地聆听孔范今老师的人文言说、学术言说和人生言说。

孔老师“面授”的吸引力何在？首先来自真学者的魅力，因为真学者并不多。何谓“真学者”？我的答案是：有真学问，有创造性的学术发现和学术成果，最重要的是以追求真理为学术目的。孔范今老师无疑是少有的真学者之一。40多年来，他一直坚守真学者的独立品格和怀疑精神，所以他总是能言他人所未言、见他人所未见。尤为可贵的是，学界愈是热门的东西，他愈是保持着冷静、反思和质疑。

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，当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热衷于理论和方法、普遍轻视文献史料的时候，孔老师却做着一项很“冷”的大工程——搜集和整理文献史料，完成了他主编的800多万字的《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》（明天出版社出版）。上世纪90年代，中国大陆“国学热”兴起，西方的“后学”引入，主流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共同汇合成商品经济的大

潮。面对强大社会潮流的冲击、挤压和诱惑，在整整一代中国学者或下海、或观望，更多人都迷茫的时候，孔范今老师却更加专心于现代中国文学史、文化史的学理问题探究，先后推出了他的《悖论与选择》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》《走出历史的峡谷》《百年大潮汐：二十世纪中国思想解放运动文录》等著作，发表了一批有影响的学术论文，得到许多国内著名学者的青睐。

孔老师长期关注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研究，他早就摆脱了单纯的革命史研究路径，也扬弃了后来的思想史研究路径，开辟出一条探究20世纪中国文学史内在机制的新路。在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语境中，发掘出近百年中国文学发展的内在结构和深层运行逻辑。在文学、政治、经济、历史等混合文化现象进行深入辨析方面更能显现孔老师的过人之处，他尤其长于不同价值范畴的辨析，强调“如果对其所属指认错了，那就必然会出现错位的价值体认和评价”。正是因为孔老师发掘出文学发展的内在结构和深层运行逻辑，并对复杂文化现象进行精到的辨析，才能揭示20世纪中国文学独特的话语建构。

关于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

文化的关系、与外来文化的关系，孔老师都保持客观、冷静的学术态度并有自己独到的见解。对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，他创造性地提出“通变与变通”这一理念。当弘扬传统文化已经变成国家行为的时候，孔老师强调“要有一个相当的与它相适应的文化灵性上的认识，才能与它接榫”。对中国现代文学与外来文化的关系，他既肯定西方汉学家的积极作用，又质疑他们运用西方文化的立场、观念和方法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学问题的精准性。每当学术界出现一些明显的偏颇的时候，常常能听到孔老师非同寻常的思考和质疑的声音。同时，孔老师秉持“圣人之道，为而不争”。虽然他不断补救学界的一些缺失和偏狭，但他不仅不在乎孰对孰错，反而对那些缺失和偏狭表现出理解和宽容。孔老师信奉“夫学术者，天下之公器也”。他有许多学术原创性的东西，被别人作为新发现提出，孔老师从不与人争发明权。

在唤起我对孔老师回忆的同时，思绪不断被带入近40年的学术现场，我越发感受到孔老师在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史上实实在在的贡献。而这些感受，多是在当年孔老师对我“面授”时萌生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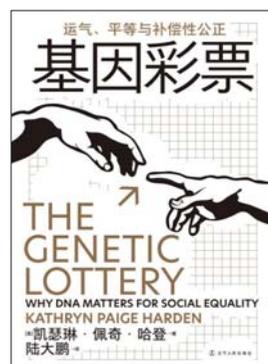
□乐倚萍

或许早在学生时代，我们就发现了每个人天赋的差异。但这种差异往往掩盖于师长避重就轻的勉励——勤奋才是王道，不优秀说明不够努力。当凯瑟琳·佩奇·哈登以抽彩票来形容个体独有的基因，承认世俗意义上的功成名就与基因的密切关系，也不出所料地招来口诛笔伐。人们担心的是科学背后的意识形态，遗传学似乎免不了要替优生学背书，将结论引向危险的地方。然而哈登的《基因彩票：运气、平等与补偿性公正》一书，用作者的话来说，是站在反优生学立场上的，遗传学可以成为一种工具，帮助我们建立更加平等的社会。

哈登着重介绍了全基因组关联分析（GWAS）在教育领域的相关研究。影响一个人的教育程度、未来收入的因素有很多，既包括与生俱来的禀赋、品质，也有生活环境、社会资源、政策机遇等作用。单就基因论，什么样的基因可能带来优势也难免有定论。有些遗传疾病是由特定染色体上的基因突变导致，相比之下，所谓的“学霸基因”就不是那么清晰可辨了，似乎并不存在某个让人躺赢的神奇基因，许多人因此并不看好基因层面的研究。但是哈登认为，当研究样本足够大的时候，结果是有参考价值的。2018年的一项样本量为110万人的研究中，发现了1271个与受教育程度有显著关联的核苷酸。据此计算出个体的“教育多基因指数”，并在不同群体间展开研究，发现教育多基因指数都与教育程度关联，但关联程度又有所不同。亦即是说，基因对受教育程度有影响，但能否成功不全然取决于基因。

构建更适宜个体发展的环境，是家庭的责任也是社会的责任。在本书中，哈登列举了三种立场：一个是饱受诟病的“优生学的立场”，主张将资源集中给最“优秀”的人，人们自然要警惕基因研究的结果会沦为他们的政治工具；一个是“基因盲的立场”，更接近传统应试体制，以结果定胜负，不关心这种结果是来自天赋、勤奋还是其他；哈登倾向于第三种立场，她称之为“反优生主义立场”，了解个体基因层面的差异，给予个性化的帮助，让不同特质的人都能成才。如果基因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抽签，幸运儿得天独厚容易成功，但一个公正的社会也会关注没有中彩的大多数，为他们创造更多的机会，让普通人也能拥有较好的生活，让弱势者不至毫无希望。

哈登以她自己的两个孩子为例：能言善道的那个人见人爱，或许更符合人们对优秀孩子的预期，而另一个有语言障碍的孩子倾注了哈登更多心血，多年坚持不懈的治疗才让他勉强触及普通孩子的语言能力，哈登同样赞赏他的努力和对细节的关注。两个孩子拥有相似的成长环境，在语言能力发展上得到的资源却不同。作为父母，面对禀赋不同的孩子，我们也会做出和哈登一样的选择，因为我们爱着每个孩子。



《基因彩票：运气、平等与补偿性公正》  
[美]凯瑟琳·佩奇·哈登 著  
陆大鹏 译  
一頁fotol | 辽宁人民出版社

著作者说

# 我做了一回“老盐工”

□赵德发

在我家乡，多数老辈人没见过大海，盐是他们认知大海的媒介之一。做饭要用盐，腌咸菜要用盐，不吃盐就没有力气，他们认为东海给了他们能量，所以对盐十分珍重。我小的时候多次看到，有人想过去酒瘾了，到小卖部掏出一毛或两毛的票子买点酒，端起小黑瓷碗一气喝完，从柜台上捡起售货员撒落的一粒盐做酒肴。有人在啖盐之前，还特意用拇指与食指捏着那个晶莹剔透的正方体向别人强调：这是海味儿！那时的食用盐都是原盐，在现今的商店里已经见不到了。

我爷爷曾经是盐贩子。他年轻时从家乡收购花生油、花生米之类的土特产，用一头骡子驮着向东海走（家乡人至今还将鲁南苏北的海叫东海），路上住一宿，第二天上午到青口（今江苏赣榆县城）卖掉，再买一驮子私盐，到临沂卖掉后回家。这一趟买卖，共用三天工夫，能赚一块大洋。爷爷老了，还多次向我讲海，讲贩盐经历。他讲他看到的晒盐场面，端着烟袋啧啧称奇：清水里捞白银，你说有多奇怪！

爷爷离世后的第五年，我到日照工作，参观过这里的盐场。那些老盐工，在风吹日晒之下劳作，特别辛苦。看到他们晒出的卤水变成雪白的盐堆，我赞叹不已。

到日照的第二年是1992年，我到养对虾的日照第一海



《黄海传》  
赵德发 著  
山东文艺出版社

水养殖总场挂职。接过他们递来的茶水，却觉得咸丁丁的难以咽下，勉强咽下，老是想吐。说给他们听，他们跟我开玩笑：让你尝尝海的味道。原来，这里的水井离海近，盐度高，但他们已经喝惯了。

过了几天，我终于能喝这的水了，却觉得浑身酸软，骨头发疼，神思倦怠。打电话问当地朋友，朋友说这是潮气侵袭的缘故，搞不好会得风湿病的。宿舍是在滩涂上建起的，潮气很重，我的铺盖老是湿漉漉的，白天在太阳下也难以晒干。问一问当地人，他们却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。我想，这是大海欺负农家子弟呢。我只好用电褥子对付，三伏天里也要铺，如果不铺，即使是身上出汗，骨头缝里还是发凉。我夜不成寐，听着窗外涛声，想到一个

画面：大海正伏在我的身边，向我狰狞而笑。

挂职期间，我有时独坐海边，脑子里生出一些古怪念头。看着渔民们一年到头在海里谋生活，我想，地球上的生物是分为两类的，一类以海为生，例如渔民、鱼、虾、蟹、螺等等；另一类以土为生，例如农民、庄稼、草木、牲畜等等。这是两类本质上不同的生物，很值得比较和研究。看到渔民忙忙碌碌却收获不多，听他们讲海里的鱼一年比一年少，我暗暗惊慌：他们没鱼可打了，会不会去争夺农民的土地种庄稼？我又马上嘲笑自己：咳，你什么时候能把农民子弟的“尾巴”彻底割除？

三十年过去，我那条“尾巴”不断变短变小，对大海渐渐亲近。我努力认知海洋，深入了解她的历史与现状；我研究海洋文明，试图弄清其内涵与外延。我接触到许多生活在海边的人，听他们讲海上故事，曾随渔民出海捕捞；我发现海边的许多新生事物，一次次去采访、考察，感受海洋在新时代的律动。

这三十多年，我的人生轨迹是从山岭到海洋，创作轨迹也是从山岭到海洋。前些年，我写与土地有关的故事，近年来则写与海洋有关的故事，长篇小说《人类世》《经山海》，都体现了这种转变。2021年，我又开始创作一部海洋题材的长篇小说，写出10万字之后，山东文艺出版社总编王路先生带着编辑到日照找我，想让我给他们社

写一部纪实文学《黄海传》。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答应了，决定搁置长篇小说创作，先写这部作品。于是，我开始了多方面的准备。

一方面，爬梳海量资料，钩沉黄海历史。我将书房里有关海洋的书都找出来，并从网上陆续买来几十本，一起排在我身后的书架上，随手可取，有空就看。另一方面，沿黄海岸线行走，深入采访。我在日照文友山来东的陪同下，在沿途诸多朋友的帮助下，从长江口走到了鸭绿江口。在我看来，这次黄海西岸行，不只是为了写作所进行的必要采访，更是向黄海致敬的一个仪式。走在黄海岸边，站在黄海的最南端、最北端以及接近黄海中心的成山头，我觉得自己与传主息息相关，心潮难平。

回来写作时，我恍然觉得，自己成了一个老盐工，而且是沿袭古法，煮海为盐。我取来一罐罐、一缸缸黄海水，满腔热情去煮，烟熏火燎，日复一日。终于，我有了收获，最后形成的近三十万个方块字，就是一个个盐粒子。

我家离海三公里远，在书房的窗口即可看到，我写作累了，就站在窗前望上片刻。全书完稿后，我到海边走了走，看着潮舌一次次舔我的脚趾，突然十分感动。我想，黄海亘古，万古澎湃，而我只是一个匆匆过客。在短短的生命中，能与黄海结缘，为黄海作传，是我人生一大荣幸。